

美/丽/重/庆

在两江的夜空遇见一朵山茶花

赵瑜

周六的夜晚,有无人机灯光秀,南滨路车流变得缓慢,网约车、出租车司机们有着开心的面孔,生意不错,沿江路的酒楼茶肆也早早地预订了观景位置。外地游客在边走边问路,江滩边做小生意的人们背着花花绿绿的亮手镯、荧光棒、氢气球,诱惑着孩子们的眼睛,还有挑着麻饼、酸辣粉的小贩穿梭叫卖,像过节一样热闹欢喜。

8时许,朝天门、江北嘴、南滨路华灯璀璨,五光十色,长江中的观光游轮金碧辉煌,两江鎏金,好一个天然的山水巨大屏。突然,高遏行云又耳熟能详的音乐响起来,让人热血沸腾,有经验的人激动地告诉新来的游客:准备好哟,马上就要飞了!

重庆市规划展览馆前有一个平台,那就是无人机的“巢”。不一会儿,几千架无人机像一群群长着闪亮翅膀的大蜻蜓,有节奏地嗡嗡响着离“巢”,冲向夜空,蔚为壮观。“大蜻蜓”们越飞越高,慢慢变成一颗颗闪亮的星星,汇成星云,在两江上空集结,排列变幻,出现几个大字“雄奇山水,新韵重庆”,人群欢呼起来。

左顾右盼间,我看得见微光中人们表情一致的脸:那张脸,无疑是快乐的,有的还哇哇地惊叹,充满着婴儿般的童真。在绝美的事物面前,内心再灰暗的人,都被瞬间的灿烂照亮。

举起手机,认真地拍着那些绚丽片断。重庆元素的图案在夜空中变幻着:迎面一朵五彩斑斓、气势磅礴的山茶花。山茶花是重庆的市花,花语是谦逊、谨慎、美德,契合重庆人的侠骨柔肠,热情奔放,代表重庆人勇敢拼搏的精神。市树黄葛树更是壮观,今年6月,11787架无人机组成黄葛树形象,刷新了吉尼斯世界纪录。画面中,黄葛树的根系从江面“生长”至云端,让世人看到市树的生命力,为重庆人坚韧不拔的性格而欢呼。无人机对市花与市树的精彩演绎,让人更深刻理解重庆的城市精神:坚韧、忠勇、开放、争先,更为自己是重庆人而骄傲,为家乡的美丽而自豪。

在这场光的盛宴中,萌萌的大熊猫图案引来哇声一片,长江索道图案像一道空中灯桥,轨道列车在夜空中“穿梭”,江豚在江中腾跃的图案,展现出一江碧水两岸青山的愿景,

母亲河抚育了重庆人,重庆城也将生态美呈现给世人;川剧变脸、夜空投篮、芭蕾舞、重庆小面……直到夜渐深,无人机降落“归巢”,人们都舍不得离开,目不转睛地盯着“疑是银河落九天”的胜景。

遥想一百多年前的江边,巴县县令王尔鉴写下诗篇《字水雷灯》:高下渝州屋,参差傍石城。谁将万家炬,倒射一江明。浪卷光难掩,云流影自清。领看无尽意,天水共晶莹。如今,数字艺术在王尔鉴曾仰望过的广袤夜空中演绎,光与影重构着重庆夜景,装扮着城市的天际线,一张张承载着历史厚度与生命张力的文化名片流光溢彩。以科技为笔、文化为墨,古典的诗意与时尚的光华在重庆的夜空完成了跨时空的握手。

总要来两江交汇处看一次山茶花吧,就如人这一生总会遇到一两次瞬间迸发的情感,绽放时的激动,回忆时的甜蜜,它能带给我们悸动和欢乐,一如人们仰看灯光秀时惊喜的眼睛。

(作者供职于重庆南岸区文联)

生/活/随/笔

山中白露

余明芳

“白露纷如雨,林深落有声。蝶沾裙绣湿,花濯粉光明。”下雨了,窗外的滴答声,能有一夜好眠。

天亮后,和友人相约雨后去那片松林:采白枞菌、橙黄枞树菌、鸡枞菌,还有成堆的榛蘑。那是一场只需等候、奔赴与好运的丰收狂欢,只发生在山高人迹罕至的松林。

白露的山中,人迹渐稀。林间却野蛮囤积着无数惊喜。

“上回稀里糊涂闯进白枞菌窝子,天呐!脑子根本不信眼睛:菌子大的像倒扣的碗,小的如乒乓球,松针被拱得老高。用棍子轻轻一拨,一个、两个、一群……白花花一片菌子,连放脚的地方都没有,根本捡不完!”

一位朋友是标准的“菌痴”。每次讲起这魔幻场景,浑身上下都漾动着煽情的光芒。我们的心被牢牢系住,像风筝与气球,一会儿飞远,一会儿拉回。

白露时节,长满山菌的森林通常有两种结局:要么“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早到的欢天喜地、满载而归;晚到的只能空篮长叹。要么,菌子等不到喜欢它的人,悄悄化成菌丝与香气,静候来年。

一场恰如其分的雨,应了我们的心事,在周五清晨停歇。晒足一个大太阳之后,周六的亮林——那种树多、荆棘少的高大乔木林——一定会冒出密密匝匝的野菌子。

大小篮子、胶鞋、长衣长裤、帽子口罩……这些还不够?有经验的伙伴早做足功课:风油精、镰刀,样样不落。本是“回家”的我们,却充满戒备与担忧,全副武装,打算把自己裹严,把后备厢塞满。我们再也不是当年赤膊光脚、无所畏惧漫山跑的野孩子。

天未亮,沿途人家还未开门,我们就驶入“无人区”。到底有没有菌子?谁心里都没底。

“白枞树菌就是白枞茸,没开伞时极鲜美,希望今天能捡到。”“就算捡不到,吸几口山气也值得。”“那儿的土是种花神器。”“过了白露,野猕猴桃也能摘了。”

不是每个人都能在松林撞见菌子老窝。出发之前,务必心平气和。

近两个小时山路盘旋,幸好赶在人前。停车上装备,钻入小径。领队教我们看山势:树草封林或阳光过曝的地方,多半不出菌;白露的菌子生在高山,比如这一片——马尾松林,少杂草杂树,朝南,半阴半阳。经年松针与腐土堆积,少有人畜干扰。看样子就是“富矿”。

“你们闻见菌香了没?”

话音未落,第一次来的“小白”“呀”了一声——她踢出一大朵白枞菌。不声不响间,抢收的序幕拉开。大家迅速将大筐放至平缓处,挎上小筐和小桶四下散开,用棍子小心拨开大树下的松针。惊叹声此起彼伏。

白露的菌子最爱扎堆。找到一朵,别急着走,细心搜寻:有的已露出半个脑袋,有的刚破土,得从下往上才易瞧见。手伸向眼前的目标,眼睛却已瞄到下一处。一有新发现,连爬带滚奔去。

拼观察力、拼速度,更拼耐力。同一片林,收获却悬殊。懂行的专挑新鲜小个的“品质货”;菜鸟级的,连生虫快烂的都收入囊中。急性子的三蹿两跳跑远了,安静的后来者,也能捡到“幸运”。

白露的菌子里也藏“美女蛇”——“吃了要躺板板”的那种,且外形与美味极似。领队定下原则:不认识的绝不侥幸,以免乐极生悲、小贪惹大祸。我们只专注捡白枞树菌、九月香这些被广大食客用生命检验过的山珍,总不会错。

人群重新聚拢。老人说菌子山瘴气重,不可久留。撤向向阳处,清点成果:用剪刀小心修去菌根,拂掉腐叶青苔,舍弃虫蛀腐烂的。再一个个轻轻地放进大筐。捡得少的心有不甘,顺手拾一堆随处可见的松果——下山便是宝。

得赶快下山。清理好的鲜菌需用滚水浸泡一阵,细刷反复清洗,撕成小块,与大蒜同煮两小时。这还不算完,还得用清水漂足两天,才能正式炒腊肉、尝个鲜。余下的放进冷冻室,等过节、等重要的人来,再取出。

准备两三天,钻林一小时。一天忙完,已近子夜。

白露的山,白露的菌,让我们这一群人又为下一场秋雨预约。

(作者供职于重庆巫溪县政协)

诗/绪/纷/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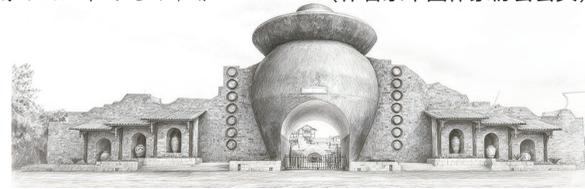
访安陶古镇

耕夫

三千年窑火未冷
每一道裂隙都在生长新的天象
釉色在梅梢凝露时醒来
将宋时的月唐时的烟雨
熔成青玉流转的胎骨
龙窑弓背于丘陵之脊
陶土在匠人指间苏醒
那些被揉进掌纹的江河
正以螺旋的姿态向穹苍攀升
于窑变中顿悟霞光的偈语
碎瓷片嵌入阡陌
在春耕的犁尖迸发星芒

陶瓮腹中酝酿整个巴蜀的晨昏
酒香与陶纹在窖藏中共生
釉里红是落日投下的胎记
安富场青石巷陌深处
陶铃摇碎明清的月光
一座镇在陶轮上旋转了六百年
碎屑纷飞如未写完的年谱

唯有陶器记得泥土最初的乡音
当窑火舔舐晚云
陶甑里蒸腾着赖溪河的呼吸
那些被釉色浸透的暮色
比史册更厚重 比钟声更辽阔
在开窑的晨光中 万物成陶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丰收节之晨

胡木非木

是这样的清晨
稻茬以青涩的笔触,在田间续写
一行行湿漉漉的诗句,它们
脚踩着露水,将身段又拔高一寸
收割机早已撤回外省
金色谷粒在粮仓里安睡如山
晒谷场上滚过笑声,旁边堆着
风车筛下的秕谷,由风归档

稻草人垂手静立,恪守古老的契约
任麻雀啄食缝田间漏下的秋光
公鸡领着一群身着彩衣的家眷,用爪尖
翻寻草根下,那些被遗落的零星谷粒
银杏将叶片锻成金币,承允季候的诺言

棠树在村头举起多彩的灯笼
白鹭掠过稻草垛尖时,雪白的翅膀
悠闲地放牧整片天空的蓝
哦,这菊香浸透的清晨
门前池塘浮着发酵的云朵
炊烟将秋天搓成一根纤绳
一端拴住灰瓦屋檐的沉重
一端牢牢系着丰年之轻

这天地间高高支起的秤杆
称量白昼与暮色等重的沉默
也称量谷仓与旷野对称的丰盈
秋分的准星,从未失衡
(作者系中国诗歌学会会员)

过白公祠

潘昌操

我来的时候旭日正好
一桥压住水流瑟瑟
也压住江水里的云彩
你的祠堂飞檐翘角
像一只鹰
飞在碧波之上,城市之巅
拜谒刺史
更为拜谒诗人

一级一级登上石梯
不知多少梯后才回到唐朝
那个为刈麦者而歌的人
为满面尘灰烟火色
两鬓苍苍十指黑而歌的人
那个为大珠小珠落玉盘
青衫湿的人
醉吟阁、四贤亭、乐天诗廊

雅静之地,没见你雅坐
衣裾飘飘,走在风雨的路上
手里不知拿的是文卷还是诗书
走向你的衙府
也走向人间的最底端
为诗人立祠,为苍生立命
隔着时空向你鞠躬
欲讨教一首诗
好写在江水之上
(作者单位:重庆市公安局南岸区分局)